

著 蘭羅曼羅

譯 吾健李

# 鬥搏的死與愛

刊叢活生化文

香港中文大學  
經濟學系

# 門羅的經濟學

何國華 著

# 愛與死的搏鬥

ROMAIN ROLLAND

李健吾 譯

文化生活叢刊

第二十三種

這齣靠他才寫成的戲

我熱誠獻給

斯泰法·磁外格

忠實的心靈

愛歐羅巴並信奉友誼

羅曼·羅蘭一九二四年八月

## 序

愛與死的搏鬥是我「大革命」表冊的一葉。

從我孕育起草這首戲劇史詩到現在，有二十五年多了。環境逼的我不得不中止。但是我決沒有放棄牠。

一九零零年，一邊看黨東在艾司高里耶●排練，一邊製作七月十四，我當時寫道：

「我越走進這痛苦和超乎人力的世界，我越覺得一首浩大的劇詩在構成；我聽見掀起的海洋吼號：法蘭西人民的伊里亞德●。良心之門從鬥拔起，沒有比這次拔的更爲猛烈。俯向靈魂的深淵，沒有比這次俯的更能向前。住在精神洞窟的不可

見的神怪，從夜晚湧現，沒有比在這電般可怖而壯麗的霎那之間湧現的更其清切。我要試探的不僅是一個過去的時代的英蹟，而是人生能力和限制的徵驗。」

依照我工作的方法，我聽觀念自爲工作。在製作這首史詩以前，我等候牠自己構成牠所有的部分。如今，牠差不多已經完成了。牠慢慢在成熟，同時我耕着其他毗連的田野：約翰·克芮斯道夫，高拉·布洛寧，同時我着手入迷的靈魂的田野。在我日落之前，我能夠有時間刈穫我的麥子嗎？我不知道；但是不必管牠。一時有一時的苦樂！

我不應該在這裏不等到期就揭露成篇的草稿。牠們在我的思想裏面形成一首「大革命」的戲劇「皆司特」。弄過藝術製作的人，知道幼果沒有熟透，千萬不應揭皮。作品一經東家和主人公開，猶如剛斗勒王之妻，就不再屬於他了。所以，除非牠已然告成，否則，他不要給人看見！

我僅僅要說，這十二夾葉的表冊彷彿胡鬧的諷喻詩，在戲劇附近保住牠的地位，又彷彿田野詩，把牠的巢穴留在騷亂的森林，未嘗不想做一場民衆的颶風的萬籟齊鳴的

景色。起始，我們看見社會的狂飈遠遠在艾爾穆龍維勒的福辣高納爾<sup>②</sup>的天空出現，在一腦海市層樓的先驅者的晚年。牠跑着，以襲擊的步伐推倒牆壁，具有歡樂詠<sup>③</sup>的清新的愉快（七月十四）。牠喚醒睡在人心底層的精靈；牠破壞的力量被「巫士門徒」鬆開，逃出意志的把握。牠壓下來，把白里翁傾在奧薩<sup>④</sup>之上，吉隆德派，高爾德里耶派，雅高班派，黨東和洛布斯比耶，<sup>⑤</sup>電極的巨靈之上（羣狼，理性的勝利，黨東，再有一齣洛布斯比耶就齊全了）。把過去和破壞者毀滅了之後，牠迅即飛起，離開焰煙環繞的田野。凝聚的紅雲下陷了，去更新的世界遠了，同時，在「尾聲」，「大革命」被幽禁了，一小羣法蘭西帝國的流亡者，王黨，弑王者，言歸於好的仇敵，在瑞士的一個山谷，在玉辣（祖國之門）<sup>⑥</sup>的另一坡頭，感味着回到他們激蕩的心田的和平與上天永久的沈默。人人可有的和平與沈默。

假如，最近，不顧新的企圖，我能夠重理這些中斷的工作，却是憑了我外國朋友的督促。颶風括過了一七九三年的法蘭西，在後面留下一道漸將熄滅的火浪，向東方繼續着

牠的行程；牠一直奔往德意志和俄羅斯的平原；「司命」飛出西方的窠巢，嚙着其他民族的靈魂，同時，我們的靈魂，疲沓了，沈沈地睡着。我們國約會議的人們的熱情，在我們的血裏熄了，燃起遠方的熱情。柏林和莫斯科認識牠們。在柏林發生革命戰爭的第二天，黨東在馬克斯·賴因哈特的圓型劇院的演出，給觀衆兜起一種絕大的作用。因爲這些演出彷彿是歷史的穹窿底下整日交鋒的一個回聲。羣狼撼動了德意志，捷克司拉夫，俄羅斯的靈魂，甚至於最近幾個月，撼動了地震毀傷的東京的靈魂。國家的安全和個人良心的衝突——「公衆的安全」拿來和「永生的安全」抗衡——的悲慘問題，重新變成現實了。——著名的歐羅巴人斯泰法·磁外格。十五年以來是我最忠實的朋友和最好的顧問，不斷地提醒我，好比我作家的早年的功課之一，修削「大革命」的血山的工匠的企圖。所以我方才又把斧子掄向巉巖；這裏是我這個春天斫下來的第一塊石頭。我在上面刻下磁外格的名子。沒有他，這塊石頭還要繼續在地下睡眠。



熟悉法蘭西「大革命」的人們，一眼就全看出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做我悲慘的搏鬥的題旨。盧外的回憶錄●供給這被通緝的犯人所經的非常遭遇，見棄於他所有的朋友，知道自己沒有救，從吉隆德回到死之咽喉，巴黎，捧着他懸賞的頭，走遍全法蘭西，就為在牠墮地之前，吻吻愛人的嘴。

從這愛人的形態，可以尋見索菲·貢道爾塞●的朦朧的面容，喀巴尼斯●的女朋友的憂鬱的韻致。傑洛穆·顧爾茹瓦希耶的姓名和性格，喚起百科全書僅存的一個編纂和天才拉茹瓦希耶●的雙重殉難；然而，這裏的主調却來自貢道爾塞●一付勝利者的額頭，一張屈服者的嘴，藏在他盧森堡的鴿樓，心裏是死，眼裏是光，在服毒之前，寫下人類精神的進步的「信約」，「用信仰的呼聲煞尾：『科學要征服死亡。』……達朗拜●說他是『雪底下的火山』……過了一七九三年可怕的冬天，映着三月的太陽，雪差不多沒有開始溶解，展開了這齣戲的動作。但是，火在所有凍結的心腑育，達朗拜的話可以指說當時任何人。我真還想拿牠做我搏鬥的標題。

我隨意處理我的英雄（顧爾茹瓦希耶敘述國約議會開會的情形，就十分顯然）一定要請史家原諒。在我的民衆劇院，在大革命戲劇的序言，最近在孟泰絲邦的美利堅版本的序言，我已然多次詮述我對於歷史的藝術概念。對於我，牠是自然的熱情與力的一個儲水池。我就而汲取。我從洞底搜捕人類的猛獸，千頭的動物：民衆和鬥士。我不擔心把他們弄的相似：因為他們永在。我記起米開朗吉羅所給的卓然的指示，他在彫刻——不是勞癩曹——而是「思想者」●

『不出一百年，他就逼肖了。』

詩人的角色是唱，如若可能的話，「永生永世」之歌。史劇的藝術能力，其在於牠的永遠如此者多於牠的曾經如此。一七九三年的颶風還在人世盤旋。我們聽見鄰近的森林吮嚙在響。我們自己在「德賴夫斯事件」●的時候，拿我們的毛同羣狼的毛磨蹭。在巴黎，某次呂麥的民衆劇院演出（尤賴斯●演說的那一次），我聽見一般觀衆的談話，天真爛漫，用力想從黨東，洛布斯比耶，法笛耶●等等，尋出尤賴斯，蓋德●其他我不願意

指明的人來，自然，觀衆尋到了。從此以後，我們半人半神，似人似牛的仙怪，在莫斯科再度顯身，比往昔還要激動人心。他們永遠重生，這些人類「原子」不斷在浦洛代的一千零一面網之下再顯。對於我，他們即是歷史的情趣和財寶。日子活的比個體——填土喫掉他們的面孔——長久「力」起初寄寓在這些肉體之後，便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但是，從這消逝的年月，我未嘗不想在我的畫面留下牠們個別的光亮：因爲一天有一天的光亮。我用那衣繡這些熱情的文筆的顏色，盡力寫製這些「大革命」戲劇。我不想給自己掩飾這種古舊形式的危險，容易惹起一部分觀衆和詮譯者誤解。盧騷熾熱的口才，經洛布斯比耶開成溝渠，或者道出工廠衝洗垃圾（莎士比亞型的馬恩·皮斯，黨東撒出來的）的沸騰險急的淺流，需要讀者和演員知道怎樣解開牠圓潤的誇張的襠襟，在過分造作的文字之中，想法打動矧直或者拘攣的靈魂。這種演說的語言不止引起一種誤會，而外國的詮譯者——甚於法蘭西的詮譯者——簡直無從避免：因爲他們就沒有承受我們感覺樣式的本能的傳統。而且，即是我們，也不止一人曾經差誤。智

慧如泰尼，都不能夠（也許因為不情願）透過文字音節的人為鋪張，或者走出咬文嚼字的煙霧迷漫，理解國約議會學究們吞噬的熱情可怕的誠實。他們一手握着斧子，一手捧着他們的頭，——羣身首分離的聖約翰！要想瞭解這種音樂，必須聽聆一節一節的音響在每條弦上的顫動：憎恨，愛情，死亡……：你不妨用手握握牠！燒在手心……

所以，我如若把這齣悲劇叫做一種「搏鬥」，是因為搏鬥在「孤注一擲」……

『我的王國換一匹馬！』駝背的暴君芮恰德在戰場喊着……：狂風暴雨過去了……：我的生命換一道電！——我失掉生命。我已然贏了。

羅曼·羅蘭 一九二四八月

● 一九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黨東在新劇院 Nouveau Théâtre 上演，由艾司高里耶俱樂部

Cercle des Eschofers 演出。

- 伊里亞德 *Iliade* 是史詩的最大傑作，共二十四卷，敘述希臘和特羅 *Troie* 的十年戰爭，相傳爲荷馬 *Homère* 所作。特羅又名伊里翁 *Ilion*，所以詩篇韻做伊里亞德。內容雖屬希臘遠征的英烈事蹟，實際却是一幅古代希臘文化的完美寫照。羅曼·羅蘭把伊里亞德借做普通名詞「史詩」的意思。
- 「皆司特」*Geste* 是「動作」的意思，通常專指法蘭西中古世紀的史詩或者敘事詩。全名應當做爲「皆司特之歌」*Les chansons de geste*，大都歌頌傳說中的英雄，伴以音樂，在民間流行。羅曼·羅蘭借做「史詩」的意思。
- 剛斗勒 *Candaule* 相傳是里狄 *Lydie* 的海辣克里德 *Héracles* 朝的末一個君主，約在紀元前八世紀。他以爲他的皇后妮西亞 *Nyssia* 是絕代美人，去掉她的面網，叫他的寵倖吉傑斯 *Gyges* 欣賞。妮西亞看見吉傑斯設法叫他弑掉剛斗勒，做了里狄的君主。
- 艾爾種龍維勒 *Ermenonville* 是盧騷去世的地方，在巴黎的東北，距離二十七哩。這裏原來是一片沼澤，荒丘，一七六三年爲吉辣旦侯爵 *Le Marquis de Girardin* 購去，改成英吉利式的花園，當時極受盧騷愛賞。一七七八年五月二十日，盧騷夫婦接受侯爵的邀請，前往居住，七月二日或三日，盧騷便在這裏去世。他是新教徒，不得埋在天主教的教區，所以就葬在花園裏面一座小島上，二十米突長，十

五米突寬，四周全是白楊（譯者曾經瞻拜過，記得一共是十八棵，）所以叫做白楊島，中間是他的墓塚。  
福辣高辣爾 Jean-Honoré Fragonard 是法蘭西十八世紀後期的著名畫家，一七三二年生，一八零六年死。「大革命」時代避在故鄉羅曼·羅蘭的意思似乎是說艾爾穆龍維勒的雲空可以從福辣高辣爾的風景畫裏面尋找。

這裏的「先驅者」就是盧騷。一七六二年，盧騷發表他著名的民約論 Le Contrat Social，到了「大革命」爆發的初期，幾乎成了家傳戶誦的經典。聖·艾先 Rabaut Saint-Etienne 「大革命」時代的一個著名演說家，從一七九一年起，就把這本小書稱做「自由的信條」。依照德·斯塔艾勒 De Staël 夫人，拿破崙有一天談起盧騷，說「也就是他，是革命的原因。」相傳路易十六在監獄裏面，「痛苦地承認」盧騷和渥爾泰 Voltaire 「毀了法蘭西。」雨果在孤星淚裏面，讓喀夫洛實 Gavroche 唱一首關於路易十六的小歌：

「他倒在地上，

渥爾泰的錯兒，

鼻子跌在河裏，

## 盧廐的錯兒。」

一七九零年六月二十三日，一座盧廐的影像獻給議會，擺在富蘭克林和華盛頓的影像中間。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議會公決立像紀念盧廐，頒給他的寡婦恤金。一七九四年四月十四日，國約議會公決國葬盧廐，十月十一日棺柩運入巴黎國葬館。白楊島餘下的是一座空塚。

⑥ 歡樂詠 L'Ode à la Joie 是大音樂家貝多芬的名曲。他在心情陰鬱之後，長夜之中，寫出他喜悅的音樂。『貝多芬的憂鬱要由人世負責，他生性欣快，企指的祇是歡悅。』麥爾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

⑦ 「巫士門徒」L'Apprenti-Sorcier 的典故不知道出在什麼地方。意思並不晦澀，是說笨手笨脚的巫士，放開了「社會的狂飆」，也就是說「大革命」的「先驅者」或者那一類的先知。

⑧ 白里翁 Pelion 和奧薩 Ossa 是希臘兩座大山，相傳巨靈反抗宙斯，把白里翁搬在奧薩上面，指望爬到天上。山倒了，巨靈毀滅了。白里翁的今名是浦萊西第 Plessidi，奧薩是基掃洛 Kissoro。通常喻做勞而無功。

⑨ 吉隆德派 Les Girondins 是法蘭西「大革命」時代外省議員的政黨。吉隆德是法蘭西的西南一省，鄰近大西洋，得名於吉隆德灣。省會是包爾斗 Bordeaux，著名產葡萄酒的地方。一七九一年十月

一日，立憲議會解散，外省議員以吉隆德省議員爲中心，形成立法議會的左派，人數約在百名以上，主張激烈，發動推翻王室，向奧地利宣戰，拘囚教士，虐待流亡的貴族。他們的中心人物之一是文人布芮騷 Brissot，所以又叫做布芮騷派。他們接受羅蘭 Roland 夫人的指導，拒絕和黨東 Danton 合作。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黨東與洛布斯比耶等開始逮捕吉隆德派議員，十月三十一日，有十二名上了斷頭臺。逃到外省，煽動叛亂的，也十九陸續伏法。

高爾德里耶派 Les Cordeliers 的正式名稱應當是「公民人權之友社」Société des Amis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高爾德里耶的意思是「以繩繫腰者」，天主教的一派，一七五零年，隨聖·路易十字軍遠征歸來，傳入巴黎，在大學佔有絕大勢力。一七九零年，僧院被革命黨佔據，並以爲名，成立高爾德里耶俱樂部。該派領袖有黨東 Marat、海拜爾 Hébert 等人，馬辣 主編的人民之友 L'Ami du Peuple 是他們的喉舌，所執政見往往比雅高班派還要激烈。他們是熱情的，始終站在發動的立場。全盛時期是一七九二年，馬辣死了以後，就越來越衰微了。

雅高班派的創立者是三個律師，其後有米辣保 Mirabeau，白地翁 Pétion，洛布斯比耶等人加入，與「憲法之友社」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 合作，佔據巴黎的雅高班派，



成立雅高班俱樂部，正式的稱呼是「平等自由之友社」Société de L'Égalité et de la Liberté。一七九零年有一千一百名社員，到立憲議會解散的時候，已然在外省有了四百零六支部。他們是沈著的，猶如他們的領袖洛布希耶，是冷靜而且具有計劃的。該派形成議會的幹骨，始終擁護洛布希耶，支持政治委員會；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洛布希耶被捕，該派也就瓦解了。

黨東 Georges-Jacques Danton 是法蘭西「大革命」一個著名的領袖，一七五九年生，一七九四年死於斷頭臺。律師出身，擅長演說，一切暴動差不多全是他煽起來的。他有熱情的民衆做他的後盾，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民衆攻入王宮，拘囚路易十六，黨東參加新政府，做司法總長。他在國約議會隸屬山嶽黨，被選為政治委員會委員，組織國防軍，創立法蘭西陸軍強大的根基，同時壓平逃亡在外省的吉隆德派的叛變。爲人慵懶，財務不清，生活放逸，不斷成爲反對者攻擊的口實。他發動恐怖政策，然而洛布希耶排除異己，並不受他歡迎。所以，強鄰壓境，他在議會演說：「我們需要大起膽子幹，還要大起膽子幹，永遠要大起膽子幹。」法蘭西就有救了。最後，不滿意於洛布希耶的殘酷，他曾說：「我願意自己上斷頭臺，也不願意再看別人上斷頭臺……而且，我厭倦人類！」然而，他熱烈愛他的祖國，風聞洛布希耶預備捉他，朋友勸他逃走，他回了一句：「我能夠把祖國帶在我的鞋底嗎？」一七九四年三月三十